

270

中国金榜百家经典

文百家·第十一部

目 录

韩 愈

画记	(1)
答李翊书	(4)
送孟东野序	(7)
师说	(10)
送董邵南序	(13)
祭十二郎文	(14)
张中丞传后叙	(18)
毛颖传	(24)
送穷文	(27)
进学解	(30)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34)
蓝田县丞厅壁记	(37)
论佛骨表	(39)
柳子厚墓志铭	(43)
柳州罗池庙碑	(48)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51)
原道	(53)
原毁	(59)
杂说	(63)
杂说	(63)

◎

第十一部·目录

◎

子产不毁乡校颂	(64)
送高闲上人序	(66)
应科目时与人书	(68)
祭鳄鱼文	(69)
讳辩	(71)

柳宗元

黔之驴	(75)
段太尉逸事状	(76)
童区寄传	(82)
种树郭橐驼传	(84)
封建论	(87)
捕蛇者说	(95)
游黄溪记	(98)
始得西山宴游记	(100)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01)
小石城山记	(103)
钴姆潭西小丘记	(104)
袁家渴记	(105)
愚溪诗序	(107)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09)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15)
复杜温夫书	(118)
祭吕衡州温文	(120)

欧阳修

丰乐亭记	(124)
相州昼锦堂记	(126)
与高司谏书	(129)
记旧本韩文后	(134)
苏氏文集序	(137)
答吴充秀才书	(140)
醉翁亭记	(142)
梅圣俞诗集序	(144)
岷山亭记	(147)
送徐无党南归序	(149)
朋党论	(152)
祭石曼卿文	(154)
泂冈阡表	(156)
伶官传序	(160)
伐树记	(162)
养鱼记	(164)
王彦章画像记	(165)
真州东园记	(169)
送杨置序	(171)

苏 洵

六国论	(174)
仲兄字文甫说	(177)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179)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184)
----------------	-------

苏 轼

石钟山记	(187)
超然台记	(189)
喜雨亭记	(192)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194)
方山子传	(197)
承天寺夜游记	(199)
游定惠院记	(199)
书黄子思诗集后	(201)
答秦太虚书	(203)
颍州祭欧阳文忠公文	(207)
刑赏忠厚之至论	(208)
留侯论	(211)
与王庠	(214)
潮州韩文公庙碑	(215)
游白水书付过记	(219)
游庐山记	(220)
李太白碑阴记	(222)
醉乡记	(223)
东坡酒经	(224)
石菖蒲赞(并叙)	(226)
与元老侄孙	(228)
书海南风土	(229)
六一居士集叙	(230)

湖州谢上表	(233)
李氏山房藏书记	(235)
日喻	(237)

苏 辙

黄州快哉亭记	(240)
武昌九曲亭记	(242)
上枢密韩太尉书	(244)

曾 巩

战国策目录序	(248)
赠黎安二生序	(251)
寄欧阳舍人书	(253)
墨池记	(256)
宜黄县县学记	(257)
越州赵公救灾记	(262)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266)
游褒禅山记	(268)
祭欧阳文忠公文	(270)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272)
上人书	(277)
材论	(279)

王逢原墓志铭	(283)
原过	(285)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286)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韩氏为昌黎(今辽宁省义县)郡望,故自称“昌黎韩愈”。他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诗人。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赠礼部尚书,谥为文。故世称韩文公,亦称韩吏部。

韩愈的最高成就是在文学方面,无论是文是诗,他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在散文方面,他顺从文学发展的趋势,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复兴儒学为旗帜,提出恢复先秦西汉散文优秀传统的主张。他的“复古”实际上是针对骈文发起的一场改革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运动。

韩愈有文三百余篇,分为赋、杂著、书、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杂文等类,各种文体都有许多优秀文章。

著作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画 记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个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羁勒立者二人,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骑而驱涉者二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铍钺植者七人,甲冑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牵者二人,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

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翹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屹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踉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车三两。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矢房甲冑之属，铍盃笠笠筐筥铍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兼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

【译文】

集合古今的人与物画在一个画卷上：骑在马上立定的五人，穿着铠甲、背了兵器骑在马上立定的十人，一个人骑在马上手执大旗立定在队列前面，穿着铠甲、背了兵器牵着马走的十人，背着器物骑在马上的人，拿着器皿骑在马上的人，骑在马上带着猎犬的一人，牵马而行的二人，策马前进的三人，手执

马缰绳站立的二人,手臂上架着隼靠着马站立的一人,骑在马上指挥渡河的二人,徒步放牧畜群的二人,坐着指挥的一人,着盔甲持弓箭或执斧钺将柄立在地面的七人,着盔甲持旗帜立于地上的十人,身上背着东西的七人,躺下休息的二人,着盔甲坐在那里睡的一人,正在渡河的一人,坐在水边脱去鞋袜的一人,烤火取暖的一人,各执不同器物干活儿的八人,手捧壶矢的一人,在屋子里做饭的十一人,倒水斟酒的四人,牵牛的二人,赶驴的四人,一个人扶杖背着东西,妇女带着孩子坐在车上可以看见的六人,上车和下车的三人,嬉戏的孩子九人。一共展现了人的活动三十二种,画了大小一百二十三个人,而且没有相同的。

画有大马九匹;在马里边,有人正上马的,下马的,有走的,有被人牵着的,有正在过河的,有正在上岸的,有举足的,有回头的,有嘶叫的,有躺卧的,有抖动身子的,有立着不动的,有举起前足像人站立的,有吃草的,有饮水的,有便溺的,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有在树上蹭痒的,有吐气的,有闻味的,有的高兴地在一起撒欢嬉戏,有的发怒地彼此间足踢口咬,有的正在吃食,有的人骑在马上行走,有奔驰的,有小跑的,有驮了服装器物的,有驮了狐兔的。一共展现了马的活动二十七种,画了大小八十三匹马,而且没有相同的。

画中有大小十一头牛。三头骆驼。驴的头数比骆驼多一头。一只隼。犬羊狐兔麋鹿一共三十只。三辆插着旗子的车。画中有兵器弓箭旌旗刀剑矛盾弓袋箭筒盔甲之类的东西,瓶子罐子雨伞雨帽方筐圆筐有足无足的锅等饮食穿用的器物,壶矢博采行棋的玩具,一共二百五十一件,都画出了它们各自的妙处。

贞元甲戌年,我在京师,闲住无事,同住的有一位独孤申

叔,他先得到了这幅画,后来他与我弹棋,我侥幸赢了他得了这画。心里很爱惜它,因为我认为这画不是一个画工所能构思的,该是集合许多画工各施所长画成的,即使有人拿百金来也不愿对换。第二年,我离开京师,回到河阳,一天,同几位客人谈论画,品评其优劣,于是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在座的有位赵侍御,是位正直诚实的人,看了之后显出悲伤的样子,好像是有心事,少停靠近我说:“唉!这是我亲手临摹的,丢失将近二十年了,我年轻时对临摹名画很有兴趣,这幅画是我借得国手绘制的画本,谢绝一切往来应酬临摹而成的,游历闽中时丢失,在闲居独处之时,时时在我心中出现,这是因为临摹时花了大量心血、过去的爱好十分诚挚,现在虽然又看到了它,可是已经无力临摹了,姑且找画工去临摹保留个大概吧。”一方面,我很爱这幅画,另一方面,又被赵侍御的经历与心情所感动,于是就把画送给了他,但是记下了画中人与物的形状与数目,想起来就看一看,使自己内心宽解。

答李翊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涖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藹

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我告诉你，尊敬的李生：

你的来信立志很高，而信中向我提问又是这样谦让、恭敬！能够像这样，谁还不愿意将仁义之道告诉你呢？你归向道德修养不是一天了，何况依附于道德之外的文章呢？不过，我是所谓望见了孔子的门墙还没有登堂入室的人，哪能完全辨别是和

非呢？即使这样，仍不能不向你谈谈我的意见。

你来信所讲的“立言”这句话，是对的；你所作的和你所期望的，已经差不多了。可是，不知你的志向是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们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人立言的境地呢？若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们所取用，那么，已经胜过人就可以被人们取用了；若希望达到古人立言的境地，那么，不要望它很快能成功，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培养仁义的根，等待它结果，这好比多加油而灯光更亮。果树的根深壮，它的果实就能顺利成熟。油多而好，灯光就明亮。仁义的人，写文章必然气势充沛！

然而，又有很多困难的事。我所写的文章，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达到了这个境地？虽然如此，我学写文章有二十多年了！当初，不是三代、两汉的书籍不敢阅读，不是圣贤的志向不敢存在心中。静居的时候，好像忘掉了什么；走路的时候，好像丢掉了什么；严肃认真地如同深思重要的问题，茫茫然地总像找不出问题的头绪。当自己把心里想的写出来时，总是抛弃前人用过的陈旧言辞，多么吃力而困难啊！写成的文章被人看了，不以别人的讥笑为讥笑。像这样的情况又经历了若干年，我仍不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样以后就能辨别古书的是非真假，和意思虽正确而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的问题，黑白（是非与真假）就分得清清楚楚的了，而且坚决扬弃那些陈旧言辞，才慢慢地有所收获。这时，当自己要把心里想的写出来的时候，文思就像急流一样涌现出来。这文章被人看了，别人讥笑，我就高兴，别人称赞，我就忧愁，因为这证明我的文章中还留有别人的陈旧言辞。像这样的情况又经历了若干年，这以后文思像水汹涌澎湃，充沛旺盛，奔放起来，我又担心文章写得博杂不精，既要迎接又要控制住源源而来的文思，平心静气地加以考虑，等到文思纯净了，然后才放手写下去。即使这样，仍不能不加强修养

啊,行走在仁义的正道上,沐浴在古代经典的渊源中,不迷失仁义的正道,不隔绝经典的渊源,我一生就这样罢了。

思想修养像水;语言像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水涨时,水面上的东西大的小的完全飘浮起来。思想修养同语言的关系就是这样;思想修养好,那么语言的长短、声音的大小,都能运用自如。即使像这样,岂敢自认为接近于成功了呢?即使接近于成功,它被人家取用时,人家得到什么呢?可是,等待别人取用的人,他同器皿、用物一样吗?用与不用取决于别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按照儒家的仁义之道思考问题,行事本着儒家的原则,被取用时就对人们效力,不被取用时,就传授给学生,将他的成就留存在文章中,给后代学习效法。像这样的人,是够快乐,还是不够快乐呢?

有志向古人学习的人太少了!立志向古人学习,一定不受时俗欢迎。我一方面为能有人立志向古人学习而非常高兴,同时却又为这些立志向古人学习的人将被时人所遗弃而感到悲伤。我屡次称道他们,勉励他们,不是敢于赞扬那些该赞扬的人而贬低那些该贬低的人。问我的人很多,想到你的目的不在于求利,便姑且与你讲了这些话。韩愈告白。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

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它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者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译文】

大抵所有事物不得平衡就要发出声音：草木没有声音，风吹动它们发出响声；水没有声音，风吹水面振动它发出响声。水的波涛是由于外物激起的；水流得迅速，是由于受到阻塞而

加快；水的沸腾，是由于用火煮它。金、石没有声音，敲击它们就发出声响。人们发表言论，也是像那草木、水、金、石一样，是由于受到外因的影响，对客观现实有所感触不得不发表意见，人的歌唱是由于思虑，人的悲痛是由于怀念，所有从口中发出的声音，大概都是由于不平的关系吧！

音乐是人们将郁结在内心的思想感情向外倾泄，选择那善于发声的器物借它来发出声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是器物中最善于发声的物件啊！天对四时的变化也是这样，选择那最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来发出声音。用鸟来发出春天的声音，用雷电来发出夏天的声音，用昆虫来发出秋天的声音，用风来发出冬天的声音。四季的推移变化，大概都是由不平衡的关系吧！

对于人也是这样。人的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又是它的精华。更要选择那善于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人借他来发表议论：在那尧、舜时代，咎陶、大禹，善于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并通过它来反映这个时代。夔不能用文辞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却利用韶的乐曲来表现。夏朝时，夏王太康游乐失国，他的五个兄弟很怨愤，作《五子之歌》来告诫他。贤相伊尹在商朝作出了贡献，圣人周公在西周政绩卓著。所有记载在《诗》、《书》六艺中的文章，都是反映时代的优秀著作。周朝衰微，孔子和他的学生为此奔走著书，他们的言论影响范围广大，流传后世久远。古书说：“老天打算把孔子做晓喻百姓的木铎啊！”这难道不可信吗？以后，庄周用他汪洋阔肆的文辞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楚是大国，它灭亡时，屈原用光辉的诗篇表现他的爱国精神。战国时候，诸侯兼并，臧文仲、孟轲、荀卿用儒家的道统阐述自己的观点；扬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

班学者，都用他们的学说发表自己的主张。秦朝兴起，李斯作出了贡献。汉朝时，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最善于用文辞表现那个时代。以后魏、晋时期，著书立说的已赶不上古代，然而也未曾断绝。即使是那些好文章，它的声音清丽而浮夸，它的音节频繁而急促，它的语言淫靡而悲凉，它的思想感情松懈而放荡。他们写作的言辞，杂乱而没有系统，这难道是天厌恶他们的德行，而不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他们不显示出自己的所长呢？

唐朝有了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能用他们的诗文来表现自己的才能。余存而在后来的孟东野开始用诗来发抒自己的抱负。他的诗超过了魏晋时代的诗，他不懈地努力创作，可以赶得上古人，其他的诗也接近汉诗的水平了。跟我学习的李翱、张籍的诗文更为杰出，他们三人的诗文真的好极了。但还不知道天意是将调谐他们的声音，使他们歌颂国家的兴盛呢，还是将使他们处境穷困，心情愁苦，而歌吟他们自己的不幸呢？他们三人的命运，却完全决定于天意。他们能得到官位，何足高兴？他们失掉官位，又何足悲伤？

孟东野到江南担任溧阳县尉，好像有些不愉快的样子，所以我谈谈他的命运决定于天意来宽慰他。

师 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